

中庸本義官話

耶穌降世一千九百零四年

德國教士安保羅著

中庸本義官話

大清光緒三十年歲次甲辰

上海美華書館擺印

THE DOCTRINE

OF

CORRECTNESS AND MORAL HARMONY

In Mandarin

WITH SOME CHRISTIAN ANNOTATIONS.

The ideal of the entirely sincere and most holy One being explained as an unconscious prophecy of Christ, in whom it has been fulfilled.

FOR CHINESE SCHOOLS.

By PASTOR P. KRANZ.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4.

序

中庸之道、是很要緊而且很奧妙的、乃中庸之本文雖然是最華美的、學堂的學生不容易可以明白、所以予特意做了這一本書、爲基督教所設立的學堂、願帮助學生快一點要懂得中庸之本意、若他們本文並平常的註解另外習學這一本書、予希望他們可以速速前進、論講四書的講法、所念者請看予以前所著的論語本義官話序、中國註解另外予用了雷格氏的中庸英文註解、並特哦拉克的德文註解並古危勒兒的法文註解、中華茂材楊昧西先生襄助錄寫、雷格氏英文註解在好些地方不喜歡子思的本意、雷格氏用嚴厲的話責備子思、說子思過分的誇張了中國的聖人、並這樣他叫中國讀書人有驕傲之心、而阻礙基督教、乃予想雷格氏有那個意思、只是因爲他還不明白子思在第二十二第三十一並第三十二章不論孔子一個人、乃論聖人大概的樣子說了、按照我的講法、子思的書、不但不阻礙基督教之前進、乃子思的言語、實在是爲基督一個大預言預表至聖者的樣子、這樣看來、中庸之道、該當引導中國的一切讀書人到耶穌

基督、因爲子思論王天下之至聖者所預表所仰望的、都在基督裏得了應驗、耶穌基督實在是上帝所設立的至聖者也、孔子子思並十三經一切所有最善之道、都同聲預表指明此至聖者降臨、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所以中國十八省愛善樂道之人、若情願喜接上帝所遣者、中國國家並百姓就可以大與旺、此是予心所願也、

光緒三十年四月十七日上海威海衛路三十四號　安保羅序

中庸本義官話

子程子說、姓程、名叫頤、宋朝的人、生於河南省洛陽、他在基督後自一千零三十三年、到一千一百零七年、朱夫子在此序上說子程子、意思是我的夫子程子、朱熹稱他爲自己的夫子、因爲私淑他的道理、朱夫子是在基督後自一千一百三十、到一千二百年、程頤的哥郎、是程顥、號明道先生、二程的父親是程珦、二程的先生是周敦頤、一點不偏不倚這叫中、一點不變易這叫庸、中是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之正心、庸是和平而合理之行爲、中阿、是天下的端正之道、庸阿、是天下的一定之理、看論語雍也第六第二十七章、這一篇就是孔夫子門中與學生所傳授的心法、孔夫子的孫郎子思、名叫伋、他是伯魚的兒子、恐懼這個道理因爲時候久遠了、就容易有差失、故此他把這個道理錄寫在一本書、後來就傳授於孟子、名叫軻、鄒國的人、他跟從子思的門徒習學、孟子在基督前自三百七十二到二百八十九年、這書的始初發明一個理、到了中間就散開透徹萬事、到了結末復合爲一理、人若放開這個理、這個理就彌滿六合、六合、是東、西、南北上下、人若卷收這個理、這個理就退藏於宥密、他的滋味是無窮的、皆是實學阿、善於讀書的人若玩索而得著其意旨、他就終身可以施用其理、而還有所不能窮盡的、

第一章

一節 子思說、天命所稟賦的這稱爲性、率循那性這稱爲道、就是眞道路、修明那道這稱爲教、

修明、是發明的意思、聖人發明按天命之本性所當從之道而教訓人、○二節道阿、人頃刻不可以離開他、本文須臾二字、就是頃刻的意思、本來二十四點鐘、有三十個須臾、若可以離開、那不是道、故此君子也論他還不看見的事已經戒愼、並論他還不聽見的事已經恐懼、意思是君子也論將來的事、小心並畏懼、不要離開眞道路、比較使徒保羅說的、自己以爲站得住的、應當謹愼、免得跌倒、看哥林多前書十章十二節、並且救主耶穌教訓我們禱告求天父不叫我們遇見試探、乃是救我們脫離兇惡、○三節人心裏的隱密是最著現的、沒有比這個著現的、人心裏的幾微是最顯明的、沒有比這個顯明的、故此君子謹愼自己獨處的時候、意思是倘若他一個人住在一個地方、並別人不曉得他、他尙且謹愼自己、防備壞念頭起來、○比較下文三十三章、第一節、又「大學」第六章、○又看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六節說的、沒有掩藏的事、不露出來的、沒有隱瞞的事、不被人知道的、○四節喜怒哀樂在心裏未曾發出來的時候、喜、是歡喜、怒、是動氣、哀、是悲哀、樂、是快樂、這稱爲中、中、是不偏不倚、這指人之本性、情意由心裏發出來的時候、若都中着準的、本文節字、是準的之意、也是限制之意、這稱爲和、和、是平和而合理、是與那個庸字有一樣的意思、中阿、是天下的大根本、和阿、是天下的達道、達道、是該當通行的眞道、比較下文二十章、第八節、○五節推致這個中並和到極處、連天地也就安其位、並萬物也就長育、比較下文二十二章、又比較羅馬書八章、十九到二十三節說的、萬物都切切的盼望上帝的衆子顯出來、云云、又說因爲萬物必得脫離敗壞、不再爲奴、得享上帝衆子自由自在的榮耀、

在右邊第一章、子思述敘蒙孔子的門徒所傳之意以立下文所言之綱領、第一

他表明道之本原是由天發出的而不可以變易、而且道理之實體全備於我們

自己之天性而不可以離開、其次他辨論存養這個天性並省察自己之要、末終他表明聖德並神靈功化之極、他欲學者於此心內返觀並考求自己而在心內自己得着此道、以除去其因外面的誘惑所發動之私欲、而擴充他本然的善、楊氏所說的中庸全書的體要、此就是這個一章、（體要、是綱領、）在底下十章書內、子思引證孔夫子的話以終完這一章書的意思、

第二章（一節）仲尼說、（孔夫子、名叫丘、字叫仲尼、這是子思引證孔夫子的話、）君子體中庸、小人反中庸、○（二節）君子之所以體中庸阿、是因爲他是君子又時時執中、小人之所以反中庸阿、是因爲他是小人又無所忌憚、（小人不戒愼恐懼、所以無所忌憚、）

第三章 孔夫子說、中庸是德之至阿、民人中間鮮少人能行這個德已經長久了、（看論語雍也第六第二十七章、）

第四章（一節）孔夫子說、道之不行的緣故、我知道了、智慧的人、他們過於中庸、愚笨的人他們不及中庸、道之不明的緣故、我知道了、賢人他們過於中庸、不肖的人、（不肖、是不像那個賢人、是下等的人、）他們

不及中庸、○一切的人沒有不嗑沒有不吃的、乃是知道滋味之人是少的、二節 此比喻的意思說人不知滋味之緣故、是因爲他們不思想、乃是若他們果欲知道、他們在平常吃飯的中間、就能彀明白滋味之分別、這樣人在平常之本分之中間、也可以發明而體行中庸之道、不要仰慕奇異之事、

第五章孔夫子說、可惜道是不行了、

第六章孔夫子說、虞舜氏他豈不是有大智慧嗎、虞舜氏他喜好問人、並且他喜好考察淺近的話、本文邇字是淺近的意思、他隱藏惡事、而且他傳揚善事、他執持兩端之極處、擇取其中、其中、是中道、就是人言所中着中庸之道的、而施用於民人、這樣所以他就是虞舜氏阿、比較孟子盡心章句上第十六章、

第七章孔夫子說、世人皆誇讚自己說予智、予智是說我伶俐、乃是他們驅趕而入於網罟機檻陷坑之中而不知道躲避、本文擭字是機檻、是引誘禽獸的東西、禽獸觸動機關、就入網羅之中、陷阱是地的坑、禽獸不曉得容易墜落於坑內、世人皆誇讚自己說予智、乃是若他們選擇了中庸之道、他們不能彀一個月守住這個道、本文期月、是周一個月、

第八章孔夫子說、回之爲人阿、回是孔夫子的學生、他姓顏、字叫子淵、他選擇了中庸之道、並且若他得着了一個善、他就把這個善拳拳捧持而依着於膺而不失掉、本文服字、是依着的意思、本文膺字、是胸、本文拳拳是捧持的模樣、顏回捧持這個善而依着於心胸之中間、而記在心裏、

第九章孔夫子說、天下國家可以均治、爵位俸祿可以辭卻、白刃可以蹈赴、刃有五樣、就是刀、劍、矛、戟、矢、乃中庸不可能行的、

第十章 一節 子路向孔夫子問說强是怎樣、子路是孔夫子的學生、姓仲、名叫由、他好勇、恐怕聽見孔子八章九章所說的話、 二節 ○孔夫子說你問南方的强麼、或是問北方的强麼、或是問你自己所當學習之强麼、三節 ○寬容溫柔以教人、不報無道、這是南方的强、君子居之、居、是存於心的意思、也有執守的意思、比較論語顏淵第十二、第十四章、居之無倦那句話、○學者 可明孔子不渺視南方的强、乃是特意勸戒人謹守不報無道之理、此事是要緊的、因爲有淺見的人輕看儒敎、因爲說儒敎沒有不報寃之道、乃此是誤會孔子之本意、另外請看「聖諭廣訓直解」、九條、十二條、十六條、都發明不報無道之準則、 四節 ○衽臥着那個金革、金是兵器、革、是甲胄之類、衽臥、是用那個物做睡臥之蓆、 並且死而不厭、這是北方的强、而强者居之、在這裏孔子不說君子、只說强者、學者可明孔子不很喜歡子路所喜好的那樣的强、 五節 ○故此君子是和順而不隨波逐流的、意思是君子的强、不是不和順的、不是勇而無禮的、也不是驕傲的、乃是他也不是隨風擺渡的、 這是矯矯之强阿、矯矯二字、看「詩經」魯頌泮水篇第五章、 他中立而不倚着、這是矯矯之强阿、國有道的時候、他不改變抑塞時之志向、抑塞是未得官之前、這是矯矯之强阿、國無道的時候他至死不變、這是矯矯之强阿、這眞强之極詣、可以見在耶穌品行之表揚上、他也至死不變、

第十一章 一節 孔夫子說、探索隱僻的、朱註這樣講、本文素字、「漢書」作索、朱註從之、鄭康成註、素作傃、意思是歸向、孔頴達意同、雷格氏英文註解繙譯居在隱密之處君子之道、也是隱秘的、所

以探索隱秘之理、實在不是不好的、故此予想、鄭康成並孔穎達的註解可信、下文十四章素字、也是傣的意思、施行怪異的、以致被後世有稱述、我不做這樣、○

二節 君子遵從道而行、只到了半塗而廢、我弗能阿、看論語雍也第六第十章、孔子對一個門徒說、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意思是力量不足的人、他們實在前行到半途、而半途之中廢棄了、乃是你現在一點不走、而畫限了你自己、又「禮記」表記、孔子說、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云云、陳註云、中道而廢、言力竭而止、若非力竭則不止也、意思是他們必前行到中道、乃當中道之前他們不止、都是讚美的話、這樣看來、予想此中庸之半途而廢、必也要註解按照那兩句一樣、所以遵道而行、半途而廢、不是不好的事、君子是好人、孔子說君子兩個字、都是表揚做人的榜樣、而且孔子在這裏用謙卑的話、如有時他說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本文已矣、是虛字、

三節 君子依從中庸之道、他雖隱遁於世、並不見知於人、然他沒有一點懊悔、隱遁於世、不是特意隱遁、乃是因爲他有中庸之德、而世人輕看並不用他、比較論語學而第一、第一章三節、惟獨聖者能彀這樣、按照雷格氏註解孔子承認自己未能這樣、比較陽貨第十七、第七章、孔子說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第十二章

一節 君子的道、是繁費的、而且也是隱秘的、繁費、是用處甚廣、無所不用、隱秘、是隱暗、人難明他所以然之緣故、○此章是中庸書第三支的開首、第四支的起頭、是第二十一章、

二節 ○匹夫匹婦他們雖然是愚蠢的、他們也可以能彀知道、乃是及到道之至極、連聖人也有所不知道的、泰西國論聖經有相仿的話、說聖經仿佛一條河、近岸淺處、孩子可以戲耍、然河中一個大象可以泅、意思是鴻博之士、也不能透徹道之深奧、匹夫匹婦他們雖然是不肖的、不肖二字、看上文第四章、他們也可以能行這個道、乃是及到道之至極、至極、是最難行之事、連聖人也有所不能彀、看論語雍也第六、第二十八章一節、天地之大也、世人還有所缺憾、缺憾、是歉仄不足之意、故此君子若說論道之廣大、天下就不能裝載、裝載、是包括的意思、道之繁費、廣於天下、並且若他說論道之細小、在天下就沒有一物

能彀分破其纖微、道之廣大、是另無外、道之細小、是另無內、三節○詩云、[詩經]大雅旱麓之篇、鳶飛戾天、鳶是一個飛鳥、他飛上向天、魚躍於淵、魚是水裏的動物、淵是有水的地方、魚躍於淵是魚在水裏跳躍、這兩句表明道在上下都是明察而昭著的、[詩經]這兩句的本意、是比喩文王之德行自然而不特意感化人、子思借來發明道理、四節○君子的道、肇造端倪於匹夫匹婦之中間、乃是及到道之至極、明察昭著於天地、

右邊第十二章、是子思的話、要申明第一章道不可離的意思、下文之八章、雜引證孔子的言語以發明之、

第十三章 一節孔夫子說、道不遠於人、人之行道、倘若他們離遠人、這不可以稱爲道、人該當在世人中間做本分、不要離開世界、如和尙道士那樣、而且也不要仰慕異常高遠之事、這個道與基督教所教訓的相合、看約翰福音十七章十五節、又哥羅西書二章十八節、路德復原教者特意傳了這個道理、正羅馬教之差謬、二節○詩云、[詩經]豳風伐柯之篇、伐柯伐柯、柯是斧頭的柄、伐柯、是拿斧頭斬伐樹木、取那木頭以製造柯、其則不遠、則、是模範、或是準則、欲製造斧頭的柄、就要按照手執的斧頭的柄做、不要另外尋求、所以說其則不遠、○[周禮]柯長二尺寬三寸、我們執着一個柯以伐別的柯、乃是若我們睨目而視看、我們還可以以爲兩個木頭的樣子是相遠的、睨目、是斜看、故此君子照人之道治人、而且若人能改變、他就止了、三節○盡己之忠、並推己之恕、離道不遠、本文違字、是離開的意思、看論語里仁第四、第十五章、施於自己而不願受的、此也不要施於人、看論語顏淵第十二、第二章、又衛靈公第十五、第二十三章、○此句話只表明我們所不該當做的、耶穌在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節、教訓我們欲別人怎樣待我們、我們就該當先去待他們那個樣、那兩句有分別、一個只說論我們所不願受的、一個

說論我們一切　願受的、乃是責在孔夫子也有那個先施於人的意思、看下文第四節、又看論語雍也章六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而且那個恕字也有這先施於人照欲人施我之意、

四節 ○君子的道有四件、我未能做一件、我所求於兒子、這樣事奉父我未能彀、我所求於臣子、這樣事奉君我未能彀、我所求於弟、這樣事奉兄我未能彀、我所求於朋友、這樣先施於他們我未能彀、學者可明孔子也認先施之本分、而且他認自己還有所未足、尋常日用的德君子自己體行、尋常日用的言君子自己謹愼、倘若德有所不足、他不敢不勉勵、倘若言有餘、他不敢盡說到底、這樣他的言語照顧他的行爲、並他的行爲照顧他的言語、君子豈不慥慥而篤實嗎、慥慥、是篤實的模樣○本文爾字是虛字、

第十四章

一節 君子安居他的位而行、原文素字、是居住的意思、看上文第十一章、雷格氏的註、在這裏就是安居的意思、鄭康成註素卽傃字、不願欲那外邊的、願欲、是思慕的意思、看論語憲問第十四、第二十八章、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二節 ○倘若居住富貴之境遇、他就行處富貴所當行的、倘若居住貧賤之境遇、他就行處貧賤所當行的、倘若居住夷狄之境界、他就行處夷狄之中所當行的、倘若居住患難之境遇、他就行處患難所當行的、君子不論入甚麼景況、他無不自得、自得、是保守君子的德性、

三節 ○倘若他在上位、他不陵虐在下位的人、倘若他在下位、他不攀援在上

位的人、他正自己而不求於別人、這樣他就沒有怨恨、上面他不怨天、下面他不尤人、看論語憲問第十四、第三十七章、二節、○四節故此君子居守着平易以俟待天命、天命、是上帝的志意、平易是平安的意思、君子心內有平安因爲倚靠上帝的志意○今時之華人、該當細想這個美語、幫助人能倚賴上帝的志意、此是基督教之一個大主意、小人行危險之事以儌求幸得、儌求、是尋求幸得、是偶然之好機會、○五節孔夫子說、射箭有似乎君子之道、射箭若不中的而失了鴊、或是失了鵠、原文正字、就是鴊、鴊是鳥、他飛最快、人難射中、畫鴊鳥在布侯之上、做射之的、鵠也是鳥、設鵠於皮侯之中、做射之的、君子就反求諸自己、原文身字是自己、反求諸自己、是求所以不中的之緣故於自己○［禮記］射義篇說、射箭的人、進退周旋、必須中禮、心內志意是正的、外面身體是直的、然後手執弓矢便審固了、

第十五章 一節君子的道、譬如人要行到遠處去、他必先自邇處起、譬如人要登上高處去、他必先自卑處起、○二節詩云、［詩經］小雅常棣之篇、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若人與妻並兒子情意好合、這就是像鼓瑟彈琴、聲音相和、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妻子好合之另外、必須也有兄弟之翕合、這樣那個和就有樂、而且是長久的、宜爾室家、樂爾妻孥、這樣可以整齊你的室、你的家、並得着樂於你的妻並兒子、○三節孔夫子說、孔夫子誦這一章詩、就說、這樣的光景、父母不是順適嗎、順適、是心內安樂○此章表明君子的道自卑登高、高指父母、

第十六章 一節孔夫子說、鬼神之爲德、德是鬼神的功效、不是盛大嗎、○二節我們視看而不能看見他們、我們靜聽而不能聽見他們、他們體於物中間而物不能離遠他們、原文遺字、是離遠的意思、鬼神入萬物之內、所以各物、無不有鬼神

在內、○三節這個鬼神叫天下的人齋戒明潔、並裝束盛服、以奉承祭祀、他們洋洋乎好像在其上、好像在其左右、○四節詩曰、［詩經］大雅、抑篇、這是衛武公做的、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格、是來也、思是虛字、度是度量、思是虛字、意思說神之來格阿、人不能度量、矧可射思、矧、是況且、射、是厭怠、思是虛字、意思說況且何能厭怠他們嗎、○五節那隱微之顯著、那誠之不可被掩蓋、就是如此、看第一章第三節莫顯乎微那一句話、○按雷格氏註解、孔子在這裏不特意論鬼神講道、乃是子思引孔子論鬼神所說的話、只以表明那第一章說的那一句話、就說鬼神雖是隱微的、然他們的功效、是發見的、如此人必內之幾微也、必發見、並他眞實之心地、不可掩蓋、這樣看來、這第十六章只解明那第一章莫顯乎微之意、○古人論鬼神之事、有許多混雜之言、說陰陽二氣、用鬼神以造化萬物、陽用神、陰用鬼、陽是好的、陰是不好的、陽是男的、陰是女的、云云、這都是虛空的沒有憑據而不可信的話、○基督教之聖經、教訓我們無所不能、獨一無二自有而永活之眞神上帝、以自己全能之志意、創造天地萬物、他也創造萬萬之羣神、以事奉頌揚他、這羣神的名字、稱爲天使、其中有背逆上帝者、上帝就罰他們變而爲鬼、看彼得下書二章、四節、猶大書六節、這樣看來、人怎能祭祀鬼神、人該當敬拜全能之上帝、就是我們的天父、並單要事奉他、

第十七章 一節孔夫子說、虞舜氏他不是大孝嗎、論德性、他做了聖人、論尊貴、他做了天子、論富足、他有四海之內所有的、宗廟的祖宗饗之、饗、是享受、意思是祖宗享他的祭祀、子孫保守宗祀、○二節故因爲他有這樣大德、他就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三節故此天之生物、必隨物的材質而篤厚之、原文因字、是隨字的意思、材質、是體質、篤厚是加厚、天按照物之材質廣施於他們、故此栽殖的樹木天就滋培他、栽殖、是興旺、傾敗的樹木、天就顚覆他、比較耶穌說的、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要奪過來、看馬太十三章、十二節、○四節詩曰、［詩經］、大雅假樂之篇、○詩序說、這篇讚美成王、雷格氏想是文王、

嘉樂君子、意思是可以讚美、可以喜樂的君子〇本文嘉是讚美、憲憲令德、有這個顯明的善德〇憲憲是顯明、令德是善德、宜民宜人、他整齊百姓並整齊百官〇宜是整齊人、是官、受祿于天、他接受天所賜的福祿、保佑命之、天保護他、佑助他、賜命於他、自天申之、申字是重複、這賞賜自天重複降下、〇五節故此可明大德的人必定受天命、這第五節恐怕不是孔子的、是子思的話〇大德的人、實在不皆得天命做王、比如孔子孟子、

第十八章

一節孔夫子說、無須憂愁者、只是文王阿、文王姓姬、名叫昌、他有王季爲父、王季名叫季歷、他有武王爲兒子、武王名叫發、是周朝開國的王、父親創作國基、兒子繼述於後、〇二節武王纘繼太王王季文王的基緒、太王名叫亶父、是王季的父親〇基緒是基業的意思、緒本來是繭之頭緒、他只一次穿戎衣而就有了天下、戎衣是甲胄、打仗的時候所穿的、自己不喪失他天下所有的顯名、顯名是名聲、雖然他伐紂王、人不責備他、論尊貴他做了天子、論富足他有四海之內所有的、宗廟的祖宗饗之、子孫保守宗祀、〇三節武王受天命的時候已經老了、原文末字是老、周公成就文王武王的德、追王太王、並追王王季、追王是用王號稱呼、如亶父本是公、改稱他爲太王、季歷改稱他爲王季、並且上祀歷代先公以天子之禮、先公是祖宗、自組紺起到后稷皆是的、這個禮周公制定自天子下達於諸侯並大夫以及士並庶人、倘若父親做大夫、兒子做士、埋葬他就要用大夫的禮、祭祀他就要用士的禮、倘若父親做士兒子做大夫、埋葬他就要用士的禮、祭祀他就要用大夫的禮、期之喪、期是周一年之喪服、就是伯父母、叔父母、並弟兄、並兒子、並侄的喪

服、自百姓上達只到大夫、推行到大夫為界限、諸侯天子便不行、三年之喪、自百姓上達於天子皆通行、因為父母之喪、不分別貴賤都是一樣、

第十九章 一節孔夫子說、武王並周公、他們不是達孝麼、達孝、是人通稱他們為孝、○二節孝之道、是人做善於繼續前人之志意、善於傳述前人之事情、○三節春秋祭祀的時候、春時祭祀稱為祠、夏時祭祀稱為礿、或稱為禴、秋時祭祀稱為嘗、冬時祭祀稱為烝、單說春秋、也包括夏時冬時在內、修飭祖宗的祖廟、修飭、是灑掃整飭、必要潔淨而莊嚴、○祖廟、天子有七座、諸侯有五座、大夫有三座、士有一座、陳列祖宗的宗器、宗器、是祖宗的寶貝東西、祭的時候、就拿出來布列、擺設祖宗的裳衣、祖宗生前所穿的裳衣、祭祀的時候、就拿出來付於尸穿、獻薦其四時之食品、按照時候所當用的食品、就獻薦於祖宗、○四節用宗廟之禮、他們以次序班列子孫、分別昭穆、天子七廟、太祖的廟向南方、左邊是三座昭廟、右邊是三座穆廟、看這個圖、

始祖廟	
高高祖	太高高祖
曾祖	高祖
父	祖
南邊	
昭	穆

蓋父親和兒子的廟、不在一邊、乃是對面、昭考的兒子去世以後、就稱為穆考、天子若去世、就放他的木主到他祖父的木主所居的廟裏去、祖父的木主、就移放到高祖的廟裏、高祖的木主、就移放到太高高祖的廟裏、太高高祖的木主、就移放到始祖廟裏的夾室之內、這個叫做祧、祭祀的時候、子孫遵依次序、站立在祖廟的左邊的階、分兩行、一邊是昭、一邊是穆、就是一邊站立兒子、一邊站立孫、此中庸十九章四節所說的祭、不是羣廟之祭、乃是始祖廟內之祭、○昭穆兩個字的名號、因為禘祭祫祭設立的、五年所行的禘祭、並三年所行的祫祭、行那兩大祭的時候、始祖的木主放了東向、所以昭的木主看南向、穆的木主看北向、南方是明亮的地方、所以稱為昭、北邊是黑暗的地方、所以稱為穆、此昭穆兩個名號、是因為從這個大祭設立的、排序助

祭的人按照爵位、所以辨別貴賤之分、異姓的人入祖廟幫助祭祀、貴者班次在前面、賤者班次在後面、排序各人祭祀所當做的事、所以辨別人之賢也、祭祀的事、如執豆籩、祝嘏各樣的事、同姓的人、異姓的人、都按照人的才能而命令司理、○本文賢字、是能幹的意思、衆人獻酬之時候、下者就獻酬上者、所以逮及卑賤的人叫他們伸其恭敬、本文旅字、是衆人、本文下字、是少年的弟子們、本文上字指賓並衆兄弟、爲字是去聲、下者替上者勸酒、本文賤字、是少年的弟子、酒杯的名叫觶、賓只一人、是異姓陪祭的人、賓的黨、是衆賓、不止一人、賓的位在廟裏西階、長兄弟的位在廟裏東階○獻酬、是舉杯子勸人飲酒祭祀將完畢的時候長兄弟舉酒杯以獻奉於賓長兄弟是衆兄弟中間最尊的一位、他就是主人、賓還不飲、乃是他舉酒杯以獻奉於長兄弟、長兄弟就飲酒、後他再舉酒杯、以獻酬於賓、於是賓就飲、賓的衆弟子們也飲酒、然後他們舉酒杯以獻酬於賓衆兄弟們的兒子也飲酒、然後他們舉杯子以獻酬於衆兄弟、這樣是少年的弟子們、各人皆得其職事、並這樣他們也得伸其恭敬、燕會之時他們辨毛髮之色、所以序年齒、祭祀完畢了、異姓之賓皆退出、獨留同姓的人、就燕會飲酒於私室、他們就按照毛髮之色分別坐位之次序、意思是他們只序年齒老少、不問爵之貴賤、

五節 ○他們踐履先王的位、行先王的禮儀、奏先王的樂章、敬先王所尊崇的、愛先王所親的、這樣他們事奉死的如同事奉生的一樣、事奉亡的如同事奉存的一樣、此是孝之至也、踐其位那句話、按朱夫子的意思、指祭祀的時候他們站立在先王以前所站立的位、鄭康成註、是卽位的意思、都是說平時做事的光景、看本章第二節所說的善述人之事那句話他們不但在廟裏事奉做法祖宗、

六節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郊是祭天、社是祭地、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古人用這兩個禮事奉上帝、孔夫子的這一句話是很要緊的、因爲孔子做明證古人認識上帝、並他們不但以郊、乃也以社事奉上帝、天地是被上帝所造的物、我們若仰視上天之青蒼、並夜間星辰之光照、我們心裏必須畏敬上帝之威勢、並若我們默想地土之豐富華美、我們心裏必須感謝上帝之恩愛、中國太古之人、有這樣的心、以郊社之禮事奉上帝○鄭康成並朱夫子想上帝一個字以後、該當有后土、乃此是沒有憑據的虛想、我們不敢臆造改變孔夫子的話、孔子特意不說論后土、孔子說郊祭並社祭、本來的意思是事奉上帝○后土之說法、始於周朝之內、由武王

起頭、看「書經」武成篇、雷格氏「書經」英文註解、第二百八十三頁、說封地土為神之辭、從「易經」出來、文王所創設、法國論中國古史最有名的博士哈兒勒司說、文王是西夷之人也、就是他的祖宗幾百年前住在夷地之中、文王武王雖自己是善人、乃是周朝風化之迹、於中國還有可憾之間隙、后土之說法、設立以後、人容易忘記天地原來有一本、他們就離開永遠之上帝、而妄拜被造之物、如漢文帝舉行后土之祭、今世之人、恐怕都忘記了社祭之本義、不是要拜地土之神、乃是意思要事奉上帝、嗚呼、孔子警戒明證郊社之禮、都是奉事上帝、○太古之華民、都敬拜上帝、「書經」有一百七十四處論上帝明道、「詩經」提上帝之名、也是不少、此是太古拜上帝之遺跡、顓頊皇帝之時候、始設一律法說、郊祀惟皇帝可以舉行、庶民不可以舉行、可明以前庶民也可以祭祀上帝、而且孟子說、人若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並列子云、孔子對宋國人說、一個黑牛所生的白犢、他可以祭祀上帝、況且雖然庶民不能祭祀上帝、乃是他們還可以禱告上帝、並倚靠上帝、太古之華民、都敬拜上帝、所以他們的國家就興旺、可惜今時之華人為甚麼離開上帝、而去拜假神偶像、蓋堯舜之上帝、還在、他是永活之神、而不能死的、他還鑒觀四方、查考人心、各人的光景、並國家的興旺衰敗、都是靠他的、這個上帝愛憐悲哀世人之迷惑、而且他情願他一切的兒女、都要歸服他、故此上帝特意差遣耶穌救主到世、以顯明自己的志意、人若將自己的心降服於上帝、此就是郊社之本意、況且此是正心齊家治國之根本、若人人實在都歸服上帝、那時候治國就是很容易的、如視看手掌一樣、

宗廟的祭禮、所以奉祀先人、人若能彀洞明乎郊社之禮、人若能彀洞明乎禘祭嘗祭之本義、禘、是天子最尊之大祭、五年行一次、是祭始祖以上最遠之祖、在始祖廟內設立一個虛位、而以始祖陪之、嘗、是四時之祭、春祭稱為祠、夏祭稱為礿、秋祭稱為嘗、冬祭稱為烝、單說嘗祭、也包括祠祭礿祭在內、他就容易治理國家、如同視着手掌阿、本文示字、是視的意思、○此較論語八佾第三第十一章、

第二十章 一節 魯哀公向孔夫子問政是怎樣、魯哀公是魯國的國君、名叫蔣、他從基督前四百九十四年、至四百六十八年在位、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二節 孔夫子說、文王武王的政事、都布列在方策中間、方、是木版、策、是竹簡、方是大的、策是小的、倘若文武那樣的人存在、則文武那樣的政事就可以舉行、若文武那樣的人喪亡、則文武那樣的政事就息滅、○三節 人道

人若有善德的光景、敏速政事、政事可以急速成功興旺、好像地道地若有好光景、敏速生長所栽的樹木、這樣的政阿、是彷彿蒲盧一樣、蒲盧就是蒲葦生在水邊他最容易生長、四節故此辦理國政是在得好人、取好人是在自己之身、修自己之身是要用道、修道是要用仁、○五節仁阿、是人所以爲人、仁包括一切人所該當有的善德仁德最大的用法是親親義阿、是合宜、義德最大的用法是尊賢人、親親中間之隆殺、親親中間也有分別、如有三年之服、有期年之服有功服有緦服這就是隆殺、尊賢人中間之等級、尊賢人也有分別、有做師的、有做友的、禮在這個中間生出來、○六節在下位的人、倘若不獲得上司的信任、他們就不能得民心而治理百姓、這是下文錯誤在這裏該當在十七節、○七節故此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想修身不可以不事奉親思想事奉親不可以不知人、思想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天是最要緊的、天是上帝、認識上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嗚呼、在中國人多背誦孔夫子那個話、乃不仰慕知上帝、認識上帝並且認識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看約翰第十七章三節○八節天下的達道是五件、達、是通達的意思、達道、是天下通行的倫常、所以行這個達道的德性是三件、說明、那五倫一件、君臣也、二件、父子也、三件、夫婦也四件、昆弟也、五件、朋友之交也、這個五倫阿、是天下之達道、那三件德性、一件、是智、二件、是仁、三件、是勇、這個三件就是天下的達德、人所以行這三件的是一也、一就是誠、○九節人或生而知之、知、是知道達道之理、或學習而知之、或困苦力學而知之、乃是若他們及到了知

之的境界、功效是一樣、生而知之的、是聖人、他本來知道的、看第十八節、又比較季氏第十六第九章、人、或安而行之、安、是自然不用力、行、是行達道的事、或貪仁而行之、利照朱註是貪就是貪仁看論語里仁第四第二章說的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或勉强而行之、乃是若他們及到了成功的境界、功效是一樣、魯哀公聽了上文的話就說、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看「家語」第四、上節 孔夫子說、好學就近乎智、離智不遠、勉力體行就近乎仁、知道羞恥就近乎勇、孔子要激動魯哀公、十一節○人若知道這三件、三件、是近乎智、近乎仁近乎勇、他就知道所以修身、若知道所以修身、他就知道所以治人、若知道所以治人、他就知道所以治天下國家、十二節○凡治理天下國家的君有九經要緊、說明、一、修身也、二、尊崇賢人也、賢人、是太師、太傅、太保之類、看「書經」周官第五節、三、親親也、四、敬大臣也、五、體羣臣也、體、是國君要設身處臣子所處的境遇而想他心裏有甚麽願意、六、愛庶民如子也、七、招來百工也、八、綏柔遠人也、從外國來的賓旅、九、懷諸侯也、這是九經的目錄、十三節○九經的功效、一、君主若自己修身、道就樹立了、君主做百姓的榜樣、二、君主若尊崇賢人、他的命令就可以免迷惑、三、君主若親親諸父昆弟、他們就不懟怨、四、君主若敬大臣、辦理國事他就可以不昏眩、五、若體羣臣、上士中士下士他們就都要熱心服禮於君主、本文重字是熱心、六、愛庶民如子、百姓就彼此激勸向善、七、君主若招來百工們、貨財並器用就充足、招來百工、則工藝就振興、農夫和工藝之末可以交易、由此貨財並器用可以豐足、八、若綏柔遠人、四方賓旅就

歸向而來、（歸向、是他們喜歡來希望得佑助）九、若懷諸侯、天下就畏服君主、（這是說的九經的功效）

十四節 ○九經的事、一齋戒明潔、裝束盛服、非禮不舉動、按照這樣、是所以修身之道、二除去讒人、遠開女色、輕賤貨物而貴重德、按照這樣、是所以激勸賢人之道、三尊崇他們的職位、加重他們的俸祿、他們所喜好的、並所憎惡的、與他們有同心、按照這樣、是國君所以激勸親之親他、四設小官要多、足以供任大臣的差使、（本文盛字、是多、）照按這樣、是所以激勸大臣之道、五君主以忠心信實待他們、加重他們的俸祿、按照這樣、是所以激勸庶士之道、六按照時候使用他們、減薄他們的稅斂、按照這樣、是所以激勸百姓之道、七每日省察、每月試驗、（每日省察他們的工程、每月試驗他們所做的事、）牲肉廩米、都要稱當他們所做的事體、（本文旣字、是牲肉、本文稟字、是廩米、也就是稍食、稍是慢慢付給的意思、牲肉廩米按照他們所做的事體送給於他們、功多的人、牲肉廩米就加多、功少的人、牲肉廩米就減少、）按照這樣、是所以激勸百工之道、八、護送往的賓客、迎接來的賓客、（回國的人、付給文憑以護送他們、並迎接來的人、預備客館飯食、）嘉獎善人、而矜恤沒有能幹的人、（游歷的人、若居住在國內、那沒有能幹的人、不要棄絕他、）按照這樣、是所以綏柔遠人之道、九、繼續沒有後人的絕世、（繼續、是替他立一個人做他的後嗣、）舉起那滅亡的廢國、（滅亡的國復封之、）平治他們擾亂、扶持他們傾危、來朝來聘、要按照時候、（朝、是諸侯自己來朝見天子、聘、是諸侯差遣大夫貢獻東西於天子、每年諸侯差遣大夫行小聘之

禮於天子、到了三年、諸侯差遣卿就是一個大官行大聘之禮於天子、到了五年、諸侯自己朝見天子、他們回國的時候、要厚送禮物於他們、而且他們來的時候、要少討取禮物、本文薄字是少的意思按照這樣是所以懷諸侯之道、○十五節凡治理天下國家的君有這個九經、所以行這九經的是一也、一、就是誠、○鄭康成註、一、謂當豫也○十六節大凡一切的事情要豫備而後就可以成立、若不豫備、事情必定就廢壞、言語若豫前想定了就不跲躓、跲躓是跌倒、就是說不出來做事若豫前想定了就不受困、行為若豫前想定了就不引疚而抱歉、引疚是心內慚愧行道若豫前謀定了就不窮盡、○十七節在下位的人、倘若不獲得上司的信任、他們就不能得民心而治理百姓、獲得上司的信任有道、倘若人不見信於朋友們、他就不能彀獲得上司的信任、見信於朋友們也有道、倘若人不順從父母、他就不能見信於朋友們、順從父母也有道、倘若人反觀自己而不誠、他查考自己、並認識心內不誠、就不能彀順從父母、誠自己也有道、倘若人不明白善、他就不能彀誠他自己、○十八節誠者是天的本然之道、誠是眞實無妄、誠之者是人的當然之道、誠之者、是人不能彀誠而要學習以至於誠、誠者、不勉強而自然中着善、不思想而自然得着善、從容安閒而中着道、這是聖人也、誠之者、選擇善並堅固執持、○十九節廣博以學之、詳審以問之、謹慎以思之、精明以辨

之篤實以行之、〇君子（二十節）設若有他所不學了的、或若他所學了的中間、還有他所不能彀的、他就不休歇、（本文措字、是休歇、）設若有他所不問了的、或若他所問了的中間還有他所不知道的、他就不休歇、設若有他所不思想的、或若他所思想的中間、還有他所不得了的、他就不休歇、設若有他所不辨論的、或若他所辨論的中間還有他所不明白的、他就不休歇、設若有他所不行的、或若他所行的中間還有他所不篤實行的、他就不休歇、別的人若用一分的工夫而能彀的、他自己就要用百倍的工夫、別的人若用十倍的工夫而能彀的、他自己就要用千倍的工夫、〇（二十一節）若一個人果然能行這個道、他雖然是愚蠢的、他必要明白、他雖然是柔弱的、他必要自强、（孔夫子在這一章裏、表明前進之理、外國人若念此一章、他們奇怪爲甚麼中國最有文明的人這樣遲延各樣前進之事、若眞儒者果然要跟從孔夫子、他們必須上進、倣法萬國所有的最善最美之法、而且不但這樣、乃也必要學基督教之眞理、因爲到今在中國人多輕看這個道、因爲他們還不學了這個道、〇此章是中庸第二支的末章、第一支是第一章、第二支是第二至十一章、第三支是第十二至二十章、第四支是二十一至三十二章、另外有第三十三章、是中庸之總結、〇子思拿二十章十八節所說的誠者那句話、做第四支的題目、）

第二十一章 由本來誠而自然能彀明、這稱爲性、（性是天性、）由明得誠、這稱爲教、（由教而來、）本來誠者他必有明、乃若有明、可以得誠、（朱註、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誠矣、）

右邊第二十一章、子思承接上章孔夫子所說的天道人道的意思而立言、由這裏以下之十二章、皆是子思的話、他就反覆詳細推明這一章的意思、

第二十二章 唯獨天下至誠者他能彀竭盡他的性、

[大學] 傳文六章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誠那個字、有眞實無妄的意思、天下至誠、朱註、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意思說至誠者的德性、是最眞實的、也是完全而不能加的、○盡性、意思是按照天之秉賦施行、而發現天性所有的良能、到底、並這樣完全那個天性、

他因爲能彀竭盡自己的性、他就也能彀竭盡人的性、

盡別人的性、是正人心、而且引導他們到天所預定的完備的境界、並這樣成全人性、

他因爲能彀竭盡人的性、他就也能彀竭盡萬物的性、

意思是成全萬物、

他因爲能彀竭盡萬物的性、他就可以贊助天地的化育、

贊助、是佑助、化、是變化、育、是生長、○意思說他可以帮助天地的大功用、

他因爲可以贊助天地的化育、他就可以與天地參、

參、是並立爲三、○誰是天下至誠者、下文在第三十一章、子思論天下至聖者、並在第三十二章他又論天下至誠者、至聖者並至誠者是一樣、漢朝鄭康成論第三十一章說、至聖者是孔子、予說若在那裏是孔子、必在這裏第二十二章裏頭也是孔子、乃是子思實在不說是孔子、朱夫子雖然曉得鄭氏的意思、也不說是孔子、子思不一定說至誠者是誰、乃是他只大概表明至誠者的樣子、就是他的德性並他的才能、若是孔子實在是那個全聖者、他到底甚麼樣並甚麼時候竭盡就是成全了萬物之性呢、並甚麼樣孔子贊助天地之化育呢、孔子臨終的時歎息說、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又說、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說完了、他就寢疾七日而歿、看[禮記]檀弓嗚呼、孔子實在是一個可尊可愛的師表、我們也該當心內尊敬他、並熱心學他的道、乃是我們不敢稱他爲與天地參、此也不是子思的意思、子思也不違背祖父的話、孔子特意說了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看[論語]述而第七、又說、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又說、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又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又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云云、學者可明孔子不是生而知之的、乃他也必要學、孔子又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所以他認識有過、孔子又說、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

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若我們細想查考孔子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確信不疑、若我們說他不是天下至聖至誠者、我們就 只體貼孔子自己的本意、孔子設若今時復降於中國、他自己也必定不喜歡人這樣諂諛虛浮之話、難道子思說、我的祖父與天地參矣、並在第三十一章、難道他說我的祖父配天、難道子思這樣過分的誇張自己的祖父麼、予想此是誤會子思的意思、子思不說天下至誠 者是孔子、乃他把孔子自己論至誠的意思傳述於後世、表明至誠大概的樣子、○如第三十二章、末節、朱註、此篇 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今我們還問那天下至誠至聖者到底是誰、○子思雖然還不認得他、並自然也不能表明他的姓名、然萬國基督教友曉得此天下至誠至聖者是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蓋子思在「中庸」論至聖至誠者所說的話、在基督都得了應驗、所以子思的話、實在彷彿一個預言、預表至聖者的模樣、耶穌基督果竭盡了自己的天性、並能彀竭盡人人之性、又能彀成全萬物之性、他因為是上帝的兒子、也勝過了死亡的 權柄、並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與他了、他又用大有權能的命令、主持萬物、並將來他要完全萬物、做新天新地、看馬太二十八章、十八節、希伯來書一章、三節、羅馬書八章、十九至二十三節、路加二十一章、二十八節、彼得後書三章、十三節、默示錄二十一章、一至四節、使徒約翰稱耶穌為眞實的主、說我們知道上帝的兒子已經來到、賜給我們智慧、使我們認識那眞實的主、看約翰第一書五章二十節、眞實的主就是那至誠者、而且耶穌自己說、我就是道路、眞 理、生命、看約翰十四章六節、

第二十三章 至誠次一等的、他推致他所有的德性的小端、(推致、是推廣擴充的意思、○曲本來是彎曲、朱註、曲一偏也、鄭康成註、曲猶小小之事也、雷格氏引「柏盧講義」的話、柏盧氏說、曲譬如竹之萌出、上被石頭壓住、他就斜向石頭旁邊透出、○致曲兩個字的意思、就是人修他心裏所有的德性的小端、並推廣到極致、) 從德性的小端起頭可以能彀有誠、若有誠就形於外面、(形是露出、) 若形於外面就表著、(表著是大發見、) 若表著就光明、若光明、就感動人、若感動人就能彀改變人、若能彀改變人就能彀化、惟獨天下至誠能彀化、(比較孟子說的、大而化之之謂聖、看盡心章句下、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至誠的道、(道在這裏是才能、) 可以豫前知道將來的事、若國家將要興盛、必定有禎祥

的好兆、孔頴達註、禎是國家本來有的東西忽然改變了形象、如國家本來有雀、今忽然有紅色的雀來了、這就是禎祥、是國家本來沒有的東西忽然有了、如本來沒有鳳凰、忽然鳳凰來了、這就是祥、若國家將要亡、必定有妖孽的壞兆、妖並孽、是禍之兆、這樣的豫兆發見於蓍、並發見於龜、蓍是蓍草、古人用爲占卦的、就是筮、占卦的法子、用蓍草五十枝、卦共計有六十四個、一卦有六個爻、爻的象、有吉的、有凶的、龜是動物、古人用爲卜的東西、卜龜的法子、用龜腹下的殼、以火薰他、觀看墨色的形象、有吉的有凶的、發動於龜之四體、四體、是龜的四足、卜龜的法子、是春天用火薰龜殼後面左邊、夏天用火薰龜殼前面左邊、秋天用火薰龜殼前面右邊、冬天用火薰龜殼後面右邊、若禍福將到、有了妖孽、是禍將到、有了禎祥、是福將到、善的至誠者必定豫先知道、善的就是福、不善的他也必定豫先知道、不善的就是禍、故此至誠者如同神一樣、他預知將來的事、好像神之靈妙、○古人用蓍爲筮、用龜爲卜、看「書經」大禹謨十八節、又看洪範二十節、孔夫子在「易經」讚美之繫辭上傳說、探頤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今時人少信之、「古文」明朝劉基引漢朝最善卜的司馬季主說、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無所不能無所不知之上帝、若欲表明自己的志意於人、他不用蓍龜、他能用聖神的感動默示於人、乃至誠者可以前知、是不錯的、基督教也明證耶穌基督實在預知道了將來的事、如他預知自己將來殉難的樣子、預知自己將來從死裏復活、預知使徒彼得將來怎樣死、看約翰二十一章十九節、預知猶太國將來的光景、看路加二十一章二十四節、預知福音將來必傳遍萬國、看馬可十三章十節、預知世界的模樣將來如何、看路加十七章二十六節云云、故學者可明至誠者基督果是如神、而且不但是如神、乃他是上帝的兒子、他是上帝的榮耀所發的光輝、是上帝的本體的眞像、看希伯來書一章三節、

第二十五章 一節 誠者之理、是人所以成全自己、而道是人所以該當引導自己○二節 誠者、是萬物的終始、眞實之理、貫徹萬物的末終、貫徹萬物的起頭、設若沒有誠就沒有物、故此君子以誠之爲貴、比較約翰福音第一章說的、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這道太初與上帝同在、萬物是藉着道創造的、凡創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着道創造的、○三節 誠者不但成全自己就罷了、乃他用這個理以

成全物、成全自己、這是仁、成就物、這是智、這仁智兩個德是體天性之德也、此就是合外內之道也、故此常常不論甚麼時候那誠者施用這個性德他是合宜、

第二十六章 一節 故此至誠是無止息的、至誠、是至誠之理、 二節 ○因爲無止息就是長久的、因爲長久的就徵驗於外、三節 ○因爲徵驗於外、就悠長而遙遠、因爲悠長而遙遠、就廣博而深厚、因爲廣博而深厚、就高大而明光、四節 ○廣博而深厚、所以負載萬物、高大而光明、所以覆蓋萬物、悠長而永久、所以成就萬物、悠長而永久、就是悠長而遙遠、 五節 ○廣博而深厚他配偶於地、這裏按雷格氏註是論至誠的人說的、 高大而光明他配偶於天、悠長而永久他是無疆的、無疆、是無窮無盡、○比較希伯來書十三章說的、耶穌基督從先前到如今以至永遠、是不改變的、 六節 ○如此者、不表示而自然章明、不動而自然變化、無爲而自然成功、無爲而成、也是道敎的道理、看「老子道德經」那個意思不是懶怠的樣子不做甚麼乃是以虛心俟待天命、倚靠天的作爲、自己不敢自主、○無爲而成最大的功效、可以見在基督受難之中、他在十字架上受苦之時、就說成了、意思是他成了救世之功、 七節 ○天地之道、可以一句話包括窮盡、他們是純一不貳的物、天地之理、是純一不貳的、所以他們生育萬物妙不可測的樣子、天地是被造之物、全能之上帝、給了與天地這個妙不可測之力、 八節 ○天地之道、一、廣博也、二、深厚也、三、高大也、四、光明也、五、悠長也、六、永久也、 九節 ○今夫這個天、若看他一處他只是昭昭之多、昭昭、是小明、多是餘、就是少許、如人在窗牖內看天、只看一點明亮、乃若看及到他無

窮的全體、就是日並月並星並辰都被繫掛了在天上、並萬物天都覆蓋、今夫這個地、若看他一處他只是一撮土之多、手指拈取東西叫做一撮、土是泥、乃若看及到了地之廣博而深厚、地就負戴華山嶽山而不覺得重、「周禮」豫州的山鎮、稱爲華山、雍州的山鎮、稱爲嶽山、「爾雅」河南曰華山、河西曰嶽山、地又振收黃河滄海而不洩漏、萬物地都負載、今時之天文家、表明地是小星也、今夫這個山、若看他一處他只是一卷石之多、一卷、是一塊、乃若看及到了他的廣大、草木就生長在上面、禽獸居住在上面、並且寶貝興盛、今夫這個水、若看他一處他只是一勺之多、勺、是盛水的東西、乃若看及到了水不能測之深、黿並鼉並蛟並龍並魚並鼈、黿是大龜、他是介蟲之元、鼉的皮有甲如魚、他有足如龍、蛟似龍、頭上沒有角、「禮記」六月、命令漁師伐蛟、龍是三百六十鱗蟲之長、魚是鱗蟲、鼈是介蟲、他們都生長在水裏、而且貨並財都繁殖在水裏、貨是珍珠文貝等類、財是魚鹽等類、繁殖是多、○十節詩云、「詩經」周頌維天之命篇、這是祭文王的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是歎息、穆是深遠、○意思說昊天的命很深遠阿、他不止息、此詩篇的意思說不止息是天之所以爲天、又曰、於乎不顯、於乎、是歎息、不顯、就是豈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意思是文王的德性之純、豈不顯著麼、純是純一不二、那詩篇的意思說純一不二是文王之所以爲文王、純一不二也是不止息的、「書經」論堯舜論文王武王有最善最美之傳言、乃泰西國有好些個博學士、他們疑惑這個傳言恐怕不都是可信的實史、西歷前八百年、周太史籀造大篆、而後孔子作「春秋」、就是孔子實在做魯國春秋的「左傳」看「論語本義官話」公冶長第五、第十七章、中國實在可信的史、開端在春秋的第一年、就是西歷前七百二十二年、此是西國博學士都同聲說的、太史籀以前古文的字是很少的、所以論堯舜論文王武王所有的傳言、本

來大概都是以人口傳下來的、人口所傳下來的傳言、容易改變而不可以盡信的、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取二三策、別的他也不信、「詩經」不一回提堯舜之名、「詩經」不曉得堯舜、這奇怪的事、可以叫人疑惑而且查考、雖果有堯舜有文王武王、乃甚麼人可以曉得或他們實在是生而知之的聖人嗎、這個事情、中國有博學問的翰林、要細細的查考而後可明、論「書經」不能盡信的緣故、可以查考雷格氏「書經」英文註解在序文自四十七到八十頁、又請看花之安用英文所著的中國太古之史、

第二十七章

一節 大哉聖人之道、○二節 洋洋乎、如流動充滿的水、他發生並養育萬物、他峻大極至於天、○三節 優優大哉、優優、是充滿完全、他包括禮儀三百之大綱、禮儀、是經禮、大綱有三百欵、並包括威儀三千之細目、威儀、是曲禮、就是進退揖讓之類、曲禮的細目有三千條、○四節 這個聖人之道、俟待合宜的人而後行、比較、第二十章二節說的、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看加拉太書四章四節說的、及至時候滿足、上帝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屬律法轄管、要把律法所管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五節 故此說、若非至德、至道不凝、凝、是得成就、○至德、是盡天倫、又盡人倫、誰能彀這樣、只是耶穌基督、○六節 故此君子、君子、是聖人次等的、第一節至第五節、是論聖人說的、此以下是論君子說的、尊崇德性、並由從問學的工夫、原文道字是由從的意思、他常常詢問並習學、如孔子述而第七、三十三章論自己說、抑為之不厭、又十八章說、發憤忘食、又十九章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致廣大、他勉勵仰慕推致心裏德性之小端到廣大的境界、並竭盡精微之理、而且他勉勵推極他的德性到高明的境界、並由從中庸之道、他溫習舊的、而知道新的、看「論語」為政第二、第十一章、新的是新學、○學者可明、只知舊學而不知道新學是無足的、今時之新學、是各樣的格致學、他以敦篤並厚重之意、崇禮、○七節 故此君子設若居在上位、他不驕傲、並若他居在下地、不背畔、原文為下、是居在下、是做臣子、或是做百姓、○原文倍字與背字相同、邦國

有道的時候、他的言論足以興起得官、邦國無道的時候、他緘默足以見容於世、詩曰、[詩經]大雅烝民之篇、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意思是他是聰明的、並且有察事之哲、以致保護自己的身、此不是論這個事說的麼、[語類]說明哲保身、只是處乎常、若到那舍生取義、又不如此說、○比較論語公冶長第五、第一章二節、泰伯第八、第十三章、○國無道的時候、有時也必以身殉道、看孟子盡心章句上、第四十二章、○耶穌說、凡要保全生命的、必喪掉生命、爲我喪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看馬太十六章、二十五節、耶穌又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爛了、仍舊是一粒、若是爛了、就結出許多的子粒來、看約翰第十二章二十四節、意思是人若因爲道捨命、他必有功效、多耶穌捨命爲世人贖罪、他的功效超乎萬物、

第二十八章

一節 孔夫子說、人倘若愚昧而喜好自用、倘若卑賤而喜好自專、倘若他生乎現今的世界而反復古時的道、如此者、災害必定逮及他的身、原文烖字、就是灾字、○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雷格氏註說、這一句話該當鼓動華人勉勵前進、論各樣的事要選擇最善之新法、而不要常常固執舊法、嗚呼、誰人跟從孔子的善言、

二節 ○人倘若非天子、按朱註此以下是子思的話、就不該當議禮、議禮是改變舊禮、創作新禮、就不該當制度、度是宮室車輿的等級、制是改變舊的創作新的、就不該當考察字的文、文是字的點畫並字的聲音、○[語類]古時人不甚識字、所以年年朝廷、使令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察字之點畫並字之聲音、查檢錯誤的文、

三節 ○今天下、車子的軌道相同、軌道是車之轍迹、今天下、指子思的時候、[孟子]公孫丑章句下、第十一章、證魯繆公敬禮子思、魯繆公即位在西歷前四百零九年、就是孔子逝後七十年、子思的父親伯魚在孔子逝世之前四年死了、所以子思的壽過了七十四歲、書的文相同、書是字、文是字的點畫、並字的聲音、予想今時之國家、也該當爲十八省的學生、以羅馬字立定一個通行的官話、呌有學問的人、聲音歸於一樣、路德用德文繙譯聖經、在德國得了這樣的功效、行的倫次相同、倫是次序之體、如君臣父子貴賤親疏相接之禮都是的、

四節 ○人雖然有了天子的位、設若沒有那樣的德、不該當敢創作禮樂、人雖然有了那樣的德、設若沒有天

子的位、也不該當敢創作禮樂、孔子有其德、乃不得其位、所以他不作禮樂、〇這一章、按朱夫子的意思表明上文爲下不倍之義、 〇五節孔夫子說、我能㲉言說夏朝的禮、乃杞國不足以作證、原文徵字是證、杞國是夏朝之後、 我學了殷朝的禮、只有存於宋國宋國是殷朝之後、 我學了周朝的禮、這是今日所用、我遵從周朝的禮、看「論語」八佾第三第九章、又第十四章、

第二十九章

一節王天下者若有三件重典、按朱註、三件重典就是議禮、制度、考文、陸德明「釋文」說、三重是德位、時、雷格氏從之〇孟子說、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 他就能寡少人的過失、〇二節古時上焉者、治法雖然是善的、但沒有證據、沒有證據就不能取信於人、而且因爲不信的緣故、民就弗從、下焉者、朱註、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雖然他提醒的禮法是善的、但是他自己不尊貴、不尊貴就不能取信於人、而且因爲不信的緣故、民就弗從、下焉者、按朱註指如孔子有德而無位者、子思論他們所提醒的禮法說、因爲他們自己不尊貴、所以民不信而弗從、若子思在此一章論孔子說他是下焉者、難道子思在第三十一章論 孔子說民莫不敬民莫不信民莫不悅此是一個憑據子思在第三十一章實在不論孔子一個人、乃論大概聖人的樣子、說看第二十二章註解、 〇三節故此君子之道、君子在這裏是王天下的天子、道是他所設立的禮法、 本於自己之德、他得徵驗於庶民之信從、民信從他的禮法、並這樣明徵他的禮法是合時的、 他考察比較禮法於三王而沒有背謬、三王是夏禹商湯周文武君子比較自己的禮法於三王之本意而他的禮法沒有背謬、 他建立自己的禮法在天地面前、而這個禮法沒有一點與天地之道悖逆的、他質問於鬼神而無疑、意思鬼神享受他的祭祀、並這樣准許他的計謀、 他情願百世俟待聖人起來而心裏

不惑、他心裏確信若百世以後一個聖人起來、他必不責備他的禮法、比較孟子說的、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看公孫丑章句上、第二章、十七節、○四節他質問於鬼神而無疑、可曉得他知天、他情願百世俟待聖人起來而心裏不惑、可曉得他知人、○五節故此這樣的君主、他舉動而世世與天下做模範、道、是模範的意思、他施行而世世與天下做法度、他言論而世世與天下做準則、遠處的人他們就仰望他、近處的人他們就不厭他、○六節詩曰、「詩經」周頌振鷺之篇、在彼無惡、在此無射、詩篇本意論兩個諸侯、說他們在那裏就是在他們自己的國、無有惡之者、他們在這裏就是在周之朝廷、無有厭之者、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庶幾、是希望、夙夜、是早間夜間、永終譽、是永存好名聲、○意思是可希望早間夜間人要永遠讚美他們、君子若不如此而他早、本文蚤字是早、有名譽於天下者、這個事未之有也、

第三十章 一節仲尼孔夫子字仲尼祖述堯舜之道、祖、是奉爲祖、意思是孔夫子仰望他們如同祖、○述是傳述、憲章文王武王之法、憲、是奉爲憲、憲是模樣、章是發明、上面他傚法天時之行、本文律字是傚法的意思、○天時春、夏、秋、冬、轉換運行、天時有自然的節候、人事也有當然之標準、孔夫子傚法天時之轉換運行、該當這樣他就這樣、該當那樣他就那樣、孟子說孔子聖之時者也、看萬章章句下、第一章五節、下面他因依水土之理、本文襲字是因依的意思、水土是地、地有一定不移之理、人事也有一定不移之標準、孔夫子依從之、○二節仲尼的功效可以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持載是地、覆幬是天、可以譬如四時之交錯而運行、交錯、是轉換的意思、四時運行、寒天過了、熱天就來、熱大過了、寒天就來、可以譬如日並月之替代而明、日出、則月就沈下去、月出、則日就沈下去、○子思說孔子傳述堯舜文王武王之道、比較孔子自己說的、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看述而第七、第一章、孔子傳述古人之道、此眞是他的大功勞、他的功效可以譬如天地日月所降於世人之福、基督教也樂意承認讚美孔子的這樣大功效、而且保守其善道、因爲耶穌基督說了、我來不是要廢掉、止是要成全、論這個事請學者看救世教成全儒教、並孔子基督爲友論、予前所撰的兩本小書、○萬物一並被生育而不相害、道（三節）就是四時並日月所運之道、一並運行而不相悖逆、子思因爲在上文比較孔子的功勞於天地日月之功效他在這第三節內表明天地奧妙之理、好像作一贊、小德彷彿川流、大德敦化、天地之小德分開、而且徧達各物之奧理彷彿小溝之水、從根源分散流爲支派、天地之大德在洪大之變化發現出來、這就是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第三十一章（一節）惟獨天下至聖者、至聖者和至誠者一樣、看第二十二章註解、○子思在上文第三十章論他的祖父說完了、就說孔子的大功勞是傳述古人之道、孔子所傳述的道有最要之題目、就是論聖人、而且因爲孔子傳述解明這個論聖人之道、所以他的道照子思的意思比如天地、並因爲這個道、孔子所以爲孔子、○現在子思把這個論聖人之道推開、並在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章、發明天下至聖至誠者大概的模樣、爲能彀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聰、明、睿、智、是生而知之者、睿是他的思想貫徹到事物之奧妙、智是心體之明處、○足以有臨、意思是因爲他能彀聰明睿智、所以他堪以有臨、臨是臨御、就是治理天下、以尊適卑曰臨、○在第二十二章註解、予說了子思大概論至聖者說的都在基督裏得了應驗、此在這個章裏可以明白、因爲基督實在都有那至聖者的才能、他是聰明睿智、人心裏所存的、他早已知道了、看約翰二章二十五節、他知道各人的行爲、看默示錄二章二節、他是無所不知的、而且他現在是世上君王的元首、就是萬王的王、萬主的主、看默示錄一章五節、他是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寬是寬廣、裕是裕泰、溫是溫和、柔是柔順、這是他的仁德、所以他足以寬容人、○比較耶穌說的、凡勞苦背負重擔的人、可到我這裏來、我要賜給你們平安、我心裏柔和謙遜、你們應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必得平安、看馬太十一章二十八並二十九節、耶穌愛人、過於愛己、爲他們甘心捨命贖他們的罪、他是義人、替不義的人死、要引我們到上帝面前、看彼得前書三章十八節、他是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發是奮發、強是強立、剛是剛健、毅是宏毅、所以他足以執持基督因爲倚靠上帝不怕仇敵、而且他也勝過了死亡的權柄、雖然死了、他第三日從死裏復活、而永遠活着的、並天下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於他了、所以他眞足以有執持、看以弗所書一章二十一節、他是齋莊中正、足以有敬也、齋是齋肅、莊是

端莊、中是中和、正是嚴正、意思是他常從中庸之道、一點非禮沒有、所以足以有敬、○這話也在基督得了應驗、因爲他終身沒有一點罪、常常做上帝所喜悅的事、看約翰八章四十六節、彼得前書二章、二十二節、馬太十七章、五節、約翰八章、二十九節、所以他堪受萬神萬人之敬、看默示錄五章、九節、所說的、他們都唱新歌說、你是配取開上帝所默示之書卷、配揭那書上所有的印、因你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贖了我們、叫我們歸順上帝、又看那章十二節說的、

他是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文是文明、理是條理、密是細密、察是察著、所以他足以有辨別、○ 基督要查考人隱秘的事、並審判他們、看羅馬書二章、十六節、而且他審判之時、要把萬民分別出來、如同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看馬太二十五章、三十二節、

○二節 至聖者的德性、是溥徧並博大的、是淵深並渟泉的、他是好像一個活潑的泉、而時出之 時是時時而且也是合時、

○三節 溥徧並博大、他是好像天、淵深並渟泉、他是好像淵、他著現而民莫不恭敬、他出言而民莫不信從、他施行而民莫不喜悅、在第二十九章子思說孔子不得了位、所以他也不能設立法度於天下、因爲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若比較那個話與這個三十一章的第三節、學者可昭然曉得這第三節不是論孔子、乃大概論至聖者說的、因爲民莫不敬、莫不信、莫不悅、是與那二十九章的話、眞是相反的、而且這個話、設若論孔子說的、也是不對的、因爲孔子在世界上的時候、人多不敬他、不信他、也不喜悅他的道、這都是一個大憑據、子思在這第三十一章、不是論孔子一個人說、乃大概表明至聖者的模樣、○子思論至聖者所說的、雖他自己自然還不曉得將來基督的事、然他的話、實在在基督裏越久越多得了應驗、比方看約翰六章、十五節、馬太二十一章、九節、使徒行傳一章、十一節、馬太二十五章、三十一節、希伯來九章、二十八節、約翰十四章、三節、提多二章、十三節、

○四節 所以他的聲名洋溢乎中國、洋溢是流動充滿之意、並且傳揚施及到南蠻北貊、子思說中國並蠻貊、他就要包括天下一切的地方、一切的人、因爲那時候、華人還不曉得中國另外有別的文明之國、所以學者不要因爲這中國兩個字誤會子思彷彿他在這裏特意論孔子說的、子思還是大概論至聖者的樣子說、○至聖者的道、不分別中國外國、天下至聖者、不屬一國、乃屬天下萬國、如太陽不但是外國人的太陽、也不但是中國人的太陽、乃天下萬國萬民被太陽光照的、這樣天下至聖者、不是中國人、也不是外國人、乃是天下萬國之人、也就是人類之至聖者、也中國是萬國之內、所以至聖者的道、也在中國、必要興旺、而且他的道、也必要傳遍到普天下、看下文、

舟船並車子所至的、人力所通達的、

天之所覆蓋的、地之所負載的、日並月所照臨的、霜並露所墜落的境界、凡有血氣的人、沒有一個人不尊敬他不親愛他、故此稱讚他配天、這話在基督也得了應驗、看腓立比書二章九至十一節說的、所以上帝將他升為至高、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凡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在地底下的、聽見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歸榮耀給天父上帝、又看約翰五章二十二並二十三節說的、天父不審判人、將一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叫人都敬子如敬父、不敬子、就是不敬差子來的父、又看馬太二十八章十八至二十節說的、耶穌進前對他們說、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與我了、你們當去勸化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神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在你們中間、直到世界的末日、亞們、而且基督教有聖詩、唱歌於聚會之時、說日月所照、中外各地、耶穌必做萬國皇帝、從南至北、從西至東、四海同心、以主為宗、又第五節說、天下萬國一切罪人、耶穌引領進入聖門、救主的名、高聲唱起、男女大小、歡歡喜喜、又有別的聖詩、只引第四第五節說、地球萬國一切人類、亞當無數後代、耶穌跟前崇拜讚美、敬他天地主宰、但願聖徒當中有我、向耶穌跪下拜、就唱那唱不完的歌、讚他天地主宰

第三十二章

一節 惟獨天下至誠者為能彀經綸、經是治理繭絲、把頭緒一一分開、綸是治理繭絲、把絲合拼、經綸意思就是整理 天下之大經、並能彀設立天下之大本、天下之大經、是人行為之常法、儒教有五倫之善道、乃五倫之根本、是在天倫、就是人與上帝有倫、儒教少辨論之、天倫是本、人倫是末、崇末忘本不可以、而且五倫另外也有別的倫、比方主與僕一倫、我家與鄰一倫、我與鄉人或同邑者一倫、我與國人一倫、我與敵一倫、本國與萬國一倫、儒教還不提及這些倫、況且儒教五倫也有所無足之短處、比方孔子還不禁止娶妾之弊、此是許多壞風俗之根源、基督教禁止、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只准一男娶一女、因為造萬物的主、起初造人、是造一男一女、看馬太十九章四節、五倫另外所無足之處、請看花之安所著的「經學不厭精」一書、看第三至第六本、最要緊、儒教雖論人道、頗有善道勸化人為善、乃此勸化人的話、還不能給人實在行善之力量、譬如若人勸化一個輪船要動身、若沒有水氣在裏頭、是無用的、如此只勸化人為善、也還不能改變人的心、並給他行善的力量、乃耶穌基督是靈活之救主、他能彀以聖神之感動、變化人心裏之幾微、而給人一個新生命的致動之力、這樣看來、耶穌基督實在成全儒教所有的善道、並修整天下之大經○天下之大本、人說是中庸第一章四節說的中也、中是中庸之中、就是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之中也、天下中和之光景、是人人並羣神並萬物於上帝之志意相合之光景、這與上帝相合之光景、真是天下之大本

耶穌基督特意來了、要幹旋這樣萬物與上帝相合之光景、如歌羅西書一章二十節說的、上帝因爲耶穌在十字架上流血、成就了和平、便叫萬物因他與自己復和了、這樣耶穌設立了天下之大本、並能彀知天地之化育、化是造化、育是生育、○看約翰一章三並四節、歌羅西書一章十五至十七節、希伯來一章二並三節、他怎麼樣必須倚靠別人麽、意思是他自己有各樣的能幹、不要倚靠別人、比較約翰二章二十四節說的、耶穌卻不將自己託付他們、因爲他知道衆人、也不用人告訴他別人怎樣、人心裏所存的他早已知道了、○二節若稱他爲仁者、他是肫肫的、若稱他爲淵、他是淵淵的、若稱他爲天、他是浩浩的、肫肫、是熱心的樣子、淵淵、是靜深的樣子、浩浩、是廣大的樣子、至誠者有天性、有神性、看約翰十章三十節耶穌說的、我同我天父是一體的、又約翰十四章九節耶穌說的、人若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天父、又看腓立比書二章六節說的、耶穌本有上帝的樣式、三節若一個人非實有聰明聖智並達天德、聰明、聖智、是四樣聖、是靈明、達天德是體天德、怎麼樣他能知道至誠者呢、比較保羅歌林多前書二章十一節說的、除了在人裏頭的神、誰能知道人的事情、如此除了上帝的聖神、也無人能知道上帝的事情、又看馬太十一章二十七節耶穌說的、萬物都是我天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教的、沒有人知道父、

第三十三章

一節詩曰、[詩經]國風碩人篇曰、衣錦褧衣、丰篇曰、衣錦褧衣、○第三十二章、是中庸第四支的末章、看第二十章註解、第四支是從二十一章到三十二章、這個第三十三章、是中庸全書之總結、衣錦尚絅、衣是穿、錦是錦繡、尚是加上、絅是禪衣、就是衫、裏頭他穿錦繡之美衣、並外頭加上一個禪衣、意思是他憎惡文采之外著、錦繡的文采他不要表著於外、要藏於內、故此君子之道、道是行爲的樣子、是闇然而日章明、闇然是隱然、君子不求人知、○章明是他心內之美意自然發現、小人之道、是的然而日亡、的然是特意賣名而炫耀、亡是敗亡、○小人專要人知、他雖的然暴露於外、而內裏沒有實、所以他漸漸散亡、君子之道、是好似淡薄的、而却他不叫人厭棄、淡薄是無厚味、雖他有那個樣子、人却愛慕他、是簡易的、而却文明、簡易是不華美、是樸素的樣子、是溫柔的、而却有條理、他知道遠之近、遠是治國齊家、近是修身君子

曉得修身是治國齊家之本、並知道風化之自來、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看論語顏淵第十二第十九章、○風感化章、君子德行感化庶氏、真實的君子、知道這感化之根源、是在他自己並知道隱微之顯著、他知道所隱微的、必要顯出來○看第一章第三節莫顯乎微、又看第十六章五節說的、夫微之顯、又看馬太十章二十六節、於這樣的人可以許他入德了、三節詩云、[詩經]小雅正月之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潛是藏匿、伏是隱密、孔是甚的意思、昭是明○意思說、魚雖藏匿並在底下、是隱密的、然他卻是甚昭明的、故此君子內裏省察自己以致他沒有疚病、並這樣可以無憎惡於心志、疚病是壞處、無憎惡意思是他沒有一點慚愧的緣故○比較論語顏淵第十二第四章、君子之所不可及的、只是別人所不看見的事阿、就是他獨處所做的事、○看第一章三節說的、故君子慎其獨也、又比較耶穌馬太六章六節說的、你要禱告、應當進嚴密的屋子裏、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大父、你天父在暗中察看、必在明處報應你、三節詩云、[詩經]大雅抑之篇、相在爾室、相是視看、爾是你、室是內室、就是隱密的地方、尚不愧於屋漏、尚在[詩經]本文是尚且的意思、說在朋友中間、你曉得做好、在屋裏獨居的時候、你尚且該當小心、不愧是不慚愧、屋漏是房子的西北角、就是最隱密的地方、有孔、大光漏入、意思是視看你在內室之中、你尚且該當無有慚愧的緣故、因爲你對着天光面前、故此君子不舉動的時候、他還有敬畏之心、並他不說話的時候、他還有信實之心、○四節詩曰、[詩經]商頌烈祖之篇、這是祭祀殷湯的詩、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奏是進、[詩經]本文作鬷、無言是不說話○靡是無、爭是爭競失禮、○意思是、主祭者進而感格於先王的時候、他恭恭敬敬的不說話、而這樣那時候在廟祭祀的人、都受了感動、所以無有爭競失禮、故此君子雖他不用奬賞、而百姓們自然受勸化、他不發怒而百姓們畏敬他的威嚴過於鈇鉞、鈇是莝斫刀、鉞是斧頭、○古時候天子把鈇鉞賜於諸侯、爲賜給他們權柄的表號、○五節詩曰、[詩經]周頌烈文之篇、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不顯是不顯明、照朱註、是深奥玄遠之意、百辟是諸侯、刑是儆法、○意思是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都儆法他、○比較二十六章十節說的、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詩經]本文不顯兩個字、眞在有豈

不顯的意思、就說他的德是最顯明的、乃子思在這裏引那兩個字有別的意思、就說不顯出來的德性、諸侯都傚法他、**故此君子只篤恭而天下平治、**君子、是王天下的君主、看第二十九章、篤、是誠實、篤恭、意思是他篤實並篤厚修恭敬之心、他誠實的性德、感化引導天下到太平的光景○可惜查考中華歷代的史、還一回沒有這樣太平之功效、○六節**詩云、**[詩經]大雅皇矣之篇、這一篇詩是說太王太任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之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予是我、懷是記念並喜悅、明是明亮的、聲是聲音、色是顏色、意思是你的德不大發現聲音與顏色、○予懷明德是上帝對文王說的話、予是上帝、意思是我懷念喜歡你的明德、因為是謙卑的不舖張炫耀○這一句也是一個大憑據、古時候之華人認識上帝、比較孔夫子的話、第十九章第六節[詩經]大雅大明之篇說、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意思是因為文王恭敬謹慎事奉上帝、所以上帝喜歡並賜福於他、○上帝是創造萬物、獨一無二的真神、他是永不改變的、他是永存的、為甚麼今時之中國人、妄拜佛教並道教的許多假神偶像菩薩、而不拜太古時之祖宗所拜的真神上帝呢、今時在中國人人多拜觀音關帝財神、並好些別的虛空的菩薩、觀音按[觀音經]本來是印度國妙莊王第三個女兒、他不順從父親的話、不要出嫁、而入白雀寺尼菴修行、怎麼樣現在可以拜他為神呢、關帝本來是蜀漢的一個有名的將軍、西歷後二百十九年、別的將軍呂蒙擄掠他、並殺他首級、怎麼樣現在萬萬人可以拜他呢、財神也是本來一個平常之人、屬於回教、不知他的名字、別的菩薩都是一樣虛空的、不能幫助人、嗚呼、拜這假神、實在是得罪上帝、並因為這個緣故、上帝的忿怒從天上顯出來、看羅馬書第一章十八節、蓋上帝說了、我必不容別神得我的榮耀、我必不容偶像得我所當得的頌揚、看以賽亞書四十二章第八節、拜假神偶像、是一個頂大的罪、而且因為這個罪、中國現在有這許多苦難貧寒禍患、此就是中國致衰弱之實在的緣故、若萬萬人渺視上帝、不尊敬他、不拜他、上帝必不能賜福給他們、孔夫子說、過則勿憚改、看學而第一第八章、又說、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衛靈公第十五、第二十九章、所以現在中國十八省的人、該當悔改、去邪歸正、不再妄拜假神、而且國家百姓該當虛心懇求真神上帝赦免罪並祝福於中國、乃世人是軟弱的、不容易改變舊過、故此上帝特意差遣了他的兒子耶穌基督、並藉着耶穌基督、顯明他自己的志意於世人、要幫助他們從舊罪出來、並按照真理拜上帝、蓋上帝論耶穌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應當聽他、看馬太十七章第五節、若中國十八省的人也要聽從耶穌、中國就可以大興旺矣、**孔夫子說、聲音並顏色若要感化民、是末務也、**子思引孔子的話、解明上文不大聲以色那一句、**詩曰、**[詩經]大雅烝民之篇○按雷格氏註解、下文到末都還是孔子的話、子思引之、予想雷格氏的講法是很合宜的、**德輶如毛、**輶是輕、意思是德之輕微如毛一樣、**毛猶有倫、**意思是孔夫子說、一個毛雖是很細的、然還可以比倫他、因為還有一點形像、○孔子就前進到德之至極、再引詩、

就是「詩經」大雅文、王之篇第七章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是事、就是行事的樣子、意思說、上天成事、無一點聲音、無一點氣臭、至矣、孔子就說、如天這樣安安靜靜的成事、此是德之至矣、○學者若看中庸第一章、第一節、第一字、可以明白中庸這本書開首以天、並末章末節歸到天、天指上帝、上帝是首先的、也是末後的、看以賽亞書第四十四章六節、上帝是人心所歸的、因爲上帝另外、我們心裏不能得平安、

右邊第三十三章、子思因爲前章極致的話、因爲他論至聖至誠者說了及到極處、他就在這末章反轉來追求其本原、並再從下學者爲己並謹獨之事、下學者不求人知、乃他只要修自己、看本章第一節說的君子之道、是闇然而日章明、看註解、○謹獨、看本章第二節並三節說的、推開而言之、子思從下學之事起頭而推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太平之美盛、馴是漸漸的意思、是他漸漸的前進致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那句話、他又贊美其玄妙、致到無聲無臭那句話而後已止、蓋他在這末章內舉一篇全書之要領而約言之、他這樣反復並丁寧指示人、他的意思眞是很深沉並懇切的、學者豈可以不盡心嗎、

中庸本義官話終

中庸本義官話